



HONGXIANG
红象文丛 黄礼孩 主编

RED ELEPHANT

风中行走

刘美凤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风中行走

刘美凤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中行走/刘美凤 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6. 9
ISBN 7-80171-848-8

I. 风... II. 刘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04812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 100009)

广州市天河元岗嘉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62 印张 1500 千字

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1000

ISBN 7-80171-848-8

定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 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 100009

内容简介

《风中行走》收录了作者近年来散发在报刊杂志的部分散文。其朴实自然、简练有力的叙述，展示了不凡的思想和艺术价值。《得胜路的记忆》、《猫骨手镯》、《最后的小脚女人》写的是民国年间享有广西“小南京”之称的桂林荔浦县城得胜路的风土人情，得胜路上笼罩着的神秘气氛与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，令人过目不忘；穿过岁月的雾障，《我的父亲母亲》、《寂寞明清墓》、《把乡愁传给你》等篇，让你咀嚼寂寞人生的同时，品味极高的艺术、思想盛宴，回味无穷；《龙脊上的红色诱惑》、《面对龙脊更衣》、《又见兰花开》由自然景观感悟生命的真谛，千般柔情，跃然纸上。

自序

风中行走的人是我。

风中行走，边走边看。心中块垒，笔底波澜。

2004年夏天，我将我生命中的波澜集成第一本散文《岁月风铃》，没想到第二本、第三本散文集会接踵而来。当然，这没什么，因为《岁月风铃》早已在风中远去。这第二、第三本散文肯定也是如此。既是如此，为何要写？扪心自问时我低头浅笑：人生一场，不能白过，总要挑一件自己喜欢的事做才好。而我今生最想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写作。我之所以选择写作这样的一件事情来做，一是兴趣使然，二是自由自在，三是浪漫情结。肉身不能去的地方，心灵可去；自然界里死去的东西，笔下依然活着。

于漫不经心、无拘无束或近似古人炼丹那样艰辛地写完一篇文章，感觉里就是进行了一次美丽或忧伤的心灵之旅。心灵之旅，真是享受。

我至今依然记得这种享受给我带来《岁月风铃》的情景。那是夏日的午后，我忙不迭地剪断绳子，撕开牛皮纸包装抽出样书，久久地闻那书香。

然后，复又回到斑驳陆离、如梦如歌的写作过程。当然，我无须特别计划今天写什么，一天的时光就会在写作中悄然度过。

我的文章大致可分为两类：一是“有感而发”，二是“因事而起”。其共性是饱含了自己为人为文的诚恳与真诚，每一篇都是情之所至，性之所至的结果。我在我几乎所有的散文中表述了这种情性。

我写作的速度很慢，有点儿像古人炼丹。不断地推翻自己，然后重来。把司空见惯的生活浓缩成笔下的语言，沉淀为简约的作品，不夸张，不雕琢，一字一句极尽天然本色。

有时，孤独无助阵阵袭来，仿佛暮色深裹，写作便像宗教慰藉我的心灵。

风中行走的我，于是得到了《风中行走》这枚又一个夏天的果实。

怀抱着这枚果实，愿我在风中行走寻找心灵对话的途中与你
有缘相遇。

刘美凤

2006年初夏

1 自 序

第一辑 爱与伤

- 3 我的父亲母亲
29 嫂 子
33 又见兰花开
38 同学的情谊
45 贺 卡

第二辑 叹世界

- 51 寂寞明清墓
57 走进文物所
64 燕 子
67 燕 殇

第三辑 山水谣

- 73 龙脊上的红色诱惑
81 面对龙脊更衣
86 李亚石让摄影告诉世界
92 自然的迷误

第四辑 风吹尽

- 101 替罪羊
104 谈小官
108 谈小姐
111 酒场人生
115 一地落叶

第五辑 春秋梦

- 129 得胜路的记忆
133 再忆得胜路
137 猫骨手镯
141 狗妹 牛妹
147 代写家书记
152 碰 阳
156 神 医
159 最后的小脚女人
166 把乡愁传给你

173 后 记



第一辑 爱与伤

我在默想他的时候把书从书架上取出，抱在怀里，空气中就会飘起积尘的味道。仿佛是他从天堂走来，踏起尘世的往日情怀。

我的父亲母亲

怀念父亲

做了一生杂货商的父亲，是天下最好的老头儿。父亲高大、谢顶、抽烟。抽自己切的烤烟且烟瘾很大。一个图像磨得完全模糊不清的铁皮烟盒，一叠用过的作业本裁成的小纸片，是父亲随身所带之物。父亲闲来爱读古书，爱讲故事，说话幽默风趣。5分钱一块的豆腐乳，到了他那里，就变成了这样的吆喝：买一送一，一角两块。

父亲说话爱用吉语。无论是谁打坏了碗盘，但凡父亲看见，必讲“岁岁如意”。“碎”与“岁”谐音，父亲说得十分响亮。劝小孩吃芹菜说，吃了勤快；吃大蒜说，吃了会算数；吃葱花说，吃了聪明……但是，父亲从不说妄语，不做妄事。

父亲特宠儿女，从我大姐到我，都没有被父亲责骂的记忆。“以理服人，教育为主，家和万事兴”是父亲常挂嘴边的口头禅。

父亲的手特巧：制作灯笼，捏泥人，画蛋壳娃娃，做好吃又好看的油炸小狗、小猫，无不栩栩如生。这样一来，我童年的小玩意儿总归要比同龄的孩子多些。

制作风筝是父亲的拿手好戏。他把一根竹筷破成无数细细的竹篾，用线分别把它们固定成田字、蝴蝶、金鱼等的形状，然后贴上薄薄的棉纸，绘图，上色，做长长的风筝尾巴，系线等等。这事通常发生在春天的礼拜日。父亲说，春天的风不高不低，利于风筝的起飞和飞翔。风是风筝的灵魂，没有灵魂，风筝就没办法飞翔了。哥哥姐姐和我都享受过与父亲同放风筝的乐趣。那本是少年儿童的领地，纯粹而又无拘无束。父亲的加入，使春天的田野更有活力。因为父亲知道如何运用风向和风力的作用使风筝飞得更远更高。成年以后的我，每逢春天来临，看到城市、乡村上空飘飞的风筝，就会立刻想到父亲在故乡得胜路上教我做风筝、放风筝的美好岁月。

二

小时候，我是多病的女孩，也是幸运的女孩，成长的岁月我不孤单。父亲的目光与气息，父亲的世俗之相与生存之相，已经永恒地留在我身上。我的语言，我的神态，但凡认识我父亲的人都会说，蛮像她爸。神秘的生物链，环环相扣。

生活节俭的父亲，从不节省疼爱儿女的钱。每天清晨起床，我总能看到父亲上班前放在小闹钟旁边的两份钱。一份六分，一份四分。六分的那一份是我哥吃早餐用的，四分的那一份归我。及至成年后，只要我感冒发起迷迷糊糊的高烧，就会看见父亲。特别是看见冬天的父亲。看见他晚上离家去守门市部前为我掖好被角、把钱放在闹钟旁边匆匆出门的背影。看见连着家与父亲单位的那些狭长小巷，街灯的光线多么微弱。凛冽的北风，谁都可

以想象多么刺骨。父亲的皮鞋踏在雪地上，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。嘴角被风干。昼夜交替，不知不觉。我开始睡觉，并且做梦。漂亮的枣红色风雪帽，有两条长长的飘带可以绕脖子一圈，柔软而温暖。这是那个时代所有女孩的梦，我的这个梦却在某年除夕的夜晚因为父亲的舍得而得以实现。初一，初二，初三……整个正月，不，整个童年的幸福写在脸上。能不忆父亲么，那柔软的、枣红色的幸福。

教我学珠算，背口诀时父亲要求特严：一上一，二上二，三下五去二……休想半点马虎。很多年后，我做单位出纳，每月收支大着呢，可就是不爱使用电子计算器计算，而是用算盘噼哩啪啦地结算。

三

我们这地方有一种上看下看、左看右看、正看反看都是“三”的三棋，父亲闲时爱招呼我跟他“杀”两盘。知道我好胜心强，父亲从未让我赢。有几回还把我气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父亲却跟没事人似的发表高论：要想赢棋，得用心学点真本事。如今，只要我一看见别人在街头巷尾下三棋，掏出手机就想给远在天堂的父亲打电话，就想约他“杀”一盘，过两招，让他看看我的棋艺是否有些长进。

家里的墙旧了，没钱粉墙，父亲就协助母亲用旧报纸糊墙。前楼后楼的楼板缝隙老是往下漏灰尘，也用报纸裱着。这样，我家与别人家最大的区别就是，一进屋就是铺天盖地的报纸。从进屋的第一寸墙壁开始，一直往里，左右两边和抬起头来的楼底全是。这样的报纸屋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那是每年都要更换一次的。知道我爱看书报，父亲糊墙时就有意识地把报纸贴得端端正正，以便让我阅读。我记得我最初的作文，大部分都是仿写墙上

的报纸得来的。父亲与我以及我哥在家里还特别喜欢玩一种叫“猜标题”的游戏。这就是赢者里里外外看一遍所有的报纸标题后，认为哪个标题所在位置难猜就念哪个标题限时让输的人猜。输的人得到猜题指令后就开始满屋找标题了。大标题猜熟后就猜小标题。由于我平时就喜欢看报纸，所以在这一方面我往往是最大的赢家，连父亲都常常输给我。不过，每当我连赢几次有点翘尾巴后，父亲的运气好像就会突然好了起来，最后，反而是我输给父亲了。

四

《聊斋》、《山海经》、《西游记》和《三国演义》是父亲永远讲不完的故事蓝本。不过，父亲讲故事时总爱“留一手”。这就是讲一半留一半，吊我的瘾。“要知结局如何，自己找书看去。”父亲背着手干别的事去了。如此一来，凡事喜欢刨根问底的我，只好自己去寻父亲的书看。这样，爱论书经的父亲，终于在我上初中时有了一个跟他谈古论今的对手。我记得，我上初中后就能比较流畅地跟父亲谈起书中人与事了。

父亲很满意。很满意的父亲常常送我一个意外的惊喜——二三本他从杂货店里包杂物的故纸堆中挑选出来的书。有的完整无缺，有的有头无尾甚至没头没尾。但我一样看得津津有味。感谢父亲！感谢他在匆忙的生意场中居然留心为我挑选了那么多闲书回家！闲书诱惑我，无休又无止！

五

当然，父亲也有“狠心”的时候。那时我才上小学四年级，作为学校高年级的学生，我随全班同学挑着粪箕、镰刀到离校五

六公里的学农基地参加收割。按规定，收割之后，每个学生都要挑二三十斤的稻谷返回学校。我人小，粪箕高，挑空粪箕走路都不大方便呢，负重后很快就跟几个同样单薄的女同学落在了队伍的最后。好不容易走到一个名叫二江渡的地方时，天已完全黑了，满天都是星星。我们再也走不动了，放下担子，倚着桥栏杆，眼巴巴地等着家长来接。陆陆续续的，其他同学的父母都来把他们接走了。父亲是最后一个，我很伤心。父亲来时打着手电，瘦瘦高高的身影老远我就认出来了，可我赌气没叫他。我以为我一赌气父亲就会挑起我的那担稻子。可是，我想错了。父亲只是极有耐心地说服我把稻谷挑起来，然后轻轻松松地打着手电走在我身边，为我照亮脚下的路。还说以后的路长着呢，再怎么艰难都得自己咬牙挺过去，谁也帮不了的。这就是我父亲的“狠心”。成年后的我反而为父亲的“狠心”热泪盈眶了。

六

有一年春天老下雨，我家与隔壁几家的房屋同时坍塌，邻里为地基的事有些纷争。与世无争的父亲主张让地一尺，哥哥不肯却又说不过人家，几次想要动手。我得信回家，用书上学来的道理跟邻居理论，寸土未失。父亲长吁短叹，说他么女枉生了个女儿身。我不服气道，女孩儿照样给您挣脸面！父亲连说那是那是。

父亲老顽童。一见我女儿桃子从幼儿园小小班回来装模作样摆弄《看图说话》的模样，就要假装出其不意的样子去抢她的书。桃子不肯，拿着书跑。父亲就在她身后把脚跺得响响地追她，边追边喊“逃之夭夭”、“逃之夭夭”。《诗经·周南·桃夭》有“桃之夭夭”一句，“桃”、“逃”同音，父亲借此来笑我女儿逃跑之意。我女儿桃子聪明，往往边跑边回敬：“外公夭夭”、“外公夭夭”。乐得父亲开心不已，比看见他女儿我有什么出息还

高兴。这样的场面天天都有，一老一少乐此不疲，弄得满屋的“夭夭”声。

七

你父亲总是捧着一本书坐在门口，神情专注地看。这是20多年后，我的中学同学说起我父亲印象时常说的一句话。这我当然记得。我还记得我每天回家，父亲在合上书本时习惯性地在看过的地方夹上书签，高兴地跟我打招呼，然后讲他刚刚看到的一二个情节。我总是禁不住地放声大笑，因为父亲的叙述实在是太逗人了。我怎么忘得了啊，《水浒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三国演义》等都是父亲百看不厌的书。数十年来，他把这些书看了又看，看了又看。然后，把书合上，看天。夜色越来越浓，父亲逐渐加入到夜色中。而天，穿过黑暗的时光隧道，第二天仍旧发亮。父亲知道，这种亮有一天他将看不到了。“这是预料中事，作为凡人，谁都无法避免。”父亲老早就把生死的秘密告诉了我。

生病住院时，父亲依然坚强。手上打着点滴还笑着跟我说，回家给我带两本书来看看。我说您病着呢，安心调养调养吧。父亲固执地说不。还说疾病这东西，也是欺软怕硬的怪物。可当我把他平日看的书给他送去时，他却不好意思地笑了：“我老了，眼睛也越来越花了。你看，就连戴上老花眼镜也不管用，也看不成书了。”我不敢跟他说那是身体不好虚的，只依旧跟他谈书里的这样那样分散他的注意力，而不让他一门心思放在关注自身的病痛上。

八

只是，我没想到父亲这一病，就再也没有力气捧着一本书，

完全沉浸到书中意境的岁月了。过去他读啊读的自由而又美好的感受，只能在记忆的风中慢慢回味。但他依然爱书，床头柜上搁着书，枕边堆着书。想看书而又看不了书的日子，就把书打开，侧过身去，闻闻书的味道。当然，父亲的卧室也像别的老人那样，到处堆着显而易见的无用之物。这是老年人的通病——因为他已无力再为自己赢得什么，而这些无用之物却见证过他曾经的幸福与辉煌。若某位来客提起某件物品来历的一个细节，父亲的脸上就会重放青春般的光彩。

父亲偶尔歪斜斜地写篇日记，就写在书眉上。日记通常是在记录日子与阴晴后写道：今天洗了澡。或者是：今天某某来看我。洗澡和有人来看看，本是一个人生活中最平常的事，岁月的流逝却使它们变成了父亲生命中的大事而加以记载，这是生命的悲哀。我对这种悲哀浑然不觉，更不知父亲的大限即将来临。其实，父亲见我的眼神早已是悲哀多过喜悦。只是我毫无感觉，父亲真的到了一回相见一回老，一回相见一回少的年龄了。不是么，斜卧病榻的父亲看上去是那样的老迈、无能了。说话迟疑，行动不自如，吃饭时也会弄得一下巴的汤汤水水。父亲甚至不得不放弃抽了一辈子的烤烟，因为吸一口烟就让他咳喘半天已是不争的事实。再抽下去，就意味着让身体提前垮掉。

九

1997年春节，是父亲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春节。我像往年一样回家给父亲送年礼，父亲留我在家吃年夜饭，我客气地不肯。因为按照我们这个地方的风俗，嫁出去的女儿在父母家吃年夜饭，会把父母吃穷的。我没想到，这是父亲最后一次邀我吃饭，而且是吃年夜饭。我在父亲充满爱和眷恋的目光中走出家门，并不知道父亲活在人世的最后一顿年夜饭，却是一个人坐在他卧室